

# THE NAKED AND THE DEAD

# 诺曼·梅勒

## 裸者与死者 (下)

[美] 诺曼·梅勒 著  
蔡慧 译



Norman Mailer

美国存在主义  
文学大师诺曼·梅勒

**重装上阵**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 
ART PUBLISHING, LTD.

THE NAKED AND  
THE DEAD

裸者与死者 (下)

[美] 诺曼·梅勒 著

蔡慧 译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 
ART PUBLISHING, LTD

### 第三部

## 草木与幻影

这里景色很美，山同是嫩黄色的，绵延起伏，茫茫不绝，线条是那么舒缓柔和，但是这种美景他们并不欣赏。他们倒是很像几只小虫子爬行在无边的沙滩上，感到孤独极了，渺小极了。

你们中间第一等的贤者，也不过是草木与幻影两者杂糅、混而不和的产物。可是我又何尝要你们成为单纯的幻影？又何尝要你们成为单纯的草木？

——尼采<sup>[1]</sup>

—

第二天下午，侦察排就出发执行任务了。队伍在天黑前几小时上了突击登陆艇，过不多久，登陆艇便绕过半岛，一路晃晃荡荡的，直向安诺波佩岛的西端驶去。海浪很大。虽然驾驶员尽量在近海行驶，跟海岸的距离始终保持在一英里以内，登陆艇还是上下左右颠簸不定，激起的浪花不断飞过前跳板，哗啦啦地冲上甲板，弄得艇里老是有水。那是一条小型登陆艇，跟大军登陆那天他们上岸时乘的一艘完全一样，今天因为要载他们绕过半个岛子，算是配了些简陋的设备。那些侦察兵都把雨披往身上一盖，在帆布床上蜷作一团，心知坐这一趟船肯定是有他们受的。

---

[1] 尼采（1844—1900）：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。这一句话出自尼采所著《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》。

侯恩少尉在艇尾的驾驶舱内站了一阵，居高临下，呆呆地望着载兵舱里。他有点累了。达尔生少校通知他调到侦察排以后只过了一两个钟点，他就接到了这个侦察任务，于是，检查部下的装备，领取路上用的干粮，仔细研究达尔生交给他的地图和命令，就足足让他忙了一天。当时他也不假思索，就干练地把事情办了起来，直到办完以后，才有工夫细细体会调出了将军身边班子后的那种亦奇亦喜的滋味。

他点上了一支烟，又盯着下面载兵舱里攒攒簇簇的部下看了起来。载兵舱像个长方形的箱子，充其量不过三十英尺长、八英尺宽，这么一点地方就挤着全排一十三个人，都带上了全副配备：背包、枪支、子弹带、水壶，还在地下摆开了军用帆布床。那天他本来想去物色一艘两壁设有固定铺位的登陆艇，可是怎么也搞不到。结果只好摆上这么些帆布床，把舱里的空处倒占去了一大半。那些士兵都坐在床上，遇上水漫甲板，便只好把脚高高缩起。每当一阵浪花翻过前跳板打进船来，他们蜷在雨披里的身子总由不得要打个闪缩。

侯恩细细打量着他们的脸。他一到队伍，先就用心记住各人的名姓，然而知道了他们的名姓不等于就了解了他们的情况，所以迅速掌握各人的特点，显然是他的当务之急。他也跟其中的三两个人随便搭过几句话，打过两个哈哈，不过他不太喜欢这种做法，他知道自己的性格并不适宜于干这样的事。还是冷眼观察，倒可以多摸到些情况。伤脑筋的就是冷眼观察只能慢慢儿来，可明天早上就要上岸侦察了。因此一定要抓紧时机，哪怕能了解到一点一滴也是好的。

看着他们的面色，侯恩心里隐隐感到不安起来。自己这种悚然戒备的感觉，这种微微内疚，也许应该说是微微抱愧的心情，倒有点像以前走过贫民窟、发现人们在用敌意的眼光看他走过似的。当然，只要舱里一有谁拿眼瞅着他，他也就不好意思再看下去了。他们的脸多半是铁板的，眼睛是没有表情的，神气中有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淡的味道。他们聚在一

起，自有一股森然的峻厉之气，仿佛身上已只是勉强剩下些干瘪的筋肉，内心也已挤不出一点多余的感情。个个皮色苍白，近于发黄了，脸上、臂上、腿上，花花点点的“丛林疮”比比皆是。尽管出发前差不多人人都刮了脸，可是看去仍然仪容不整，衣服也都邋里邋遢的。

他瞧了瞧克洛夫特。克洛夫特算是换上了一套干净的军用工装，坐在帆布床上，正用口袋里掏出来的一块小磨石，在那里磨他的短刀。在这些年里侯恩最熟的恐怕就数克洛夫特了——其实认真说起来，也不过是今天上午跟他一起研究任务，相处的时间多些而已，对克洛夫特他实在并没有什么了解可言。克洛夫特当时就只是听他说，时而点点头，偶尔侧过脸去吐口唾沫，非答话不可的时候才干巴巴地回上三言两语，声音低沉而含混，毫无感情。克洛夫特显然把这支队伍带得很得法，这人有能耐，不好惹，侯恩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克洛夫特内心一定恨透了他。今后这个关系倒是很难相处，因为目前他的带兵经验还比不上克洛夫特，要不多加注意，很快就会让部下看出来。侯恩冷眼瞧着克洛夫特磨刀，一时简直瞧得出了神。看他闷着头儿干得那样专心：刀在石头上来回地磨，那张冷冷的瘦尖脸儿也盯住了双手来回地看。他的眉宇之间总像有一股凛若冰霜的气息，那抿紧了嘴的神态，那目不转睛的模样，像是带着一股死死的劲儿。侯恩心想：错不了，这个克洛夫特是不好惹的。

船身顶着海浪渐渐倾斜，登陆艇在打弯了。一个惊涛打来，小艇猛地一震，侯恩连忙一把抓住了船上的铁杆子。

有个布朗中士，他还不是怎么熟悉。那个狮子鼻、雀斑脸、淡棕色头发、孩子气十足的，就是他。这是个典型的美国大兵形象——征兵宣传大会上烟雾酒意里孵化出来的那个讨人喜欢的想象的产物，正是这样一副长相。布朗活脱儿就是征兵广告上的笑眯眯的大兵，只是个子恐怕略微小了点，体形又太丰满了点，笑眯眯的脸上也不应该有这么多的愁云。侯恩觉得，布朗此刻的脸色有些特别。仔细一看，皮肤上一片片“丛林疮”，两眼茫然

无神，脸上也起了皱纹——一副老态简直叫人吃惊。

不过话说回来，凡是老兵无不有这样一副老态，一眼就可以把他们都指认出来，比如那个加拉赫就是。加拉赫那副老腔老态很可能是一向就有的，但是他在侦察排里待的日子也不会短。还有马丁内兹也是个老兵。马丁内兹似乎比别人体质弱些，脸皮也薄些，今天上午跟他说话的时候，那张细皮嫩脸显得好不紧张，眼睛眨个不停。你要找个突破口打进这圈子的话，一眼就会挑上他，不过其实他倒很可能是个精明人。墨西哥佬要当好个军士，不精明哪儿行呢。

威尔逊也是一个。还有一个，大家都管他叫雷德。侯恩的眼光落到了他的身上。此人姓梵尔生，疙疙瘩瘩的脸上老是带着一副愤激的神气，越发衬出一对眸子蓝得惹眼。他笑起来声音沙哑，自有一种冷峭尖刻的味道，仿佛觉得事事都不出他的所料，果然是那么可气！这个梵尔生或许还可以一谈，不过看那样子却很难接近。

这些人聚集在一块儿，好像彼此都能互为奥援，助长了一种什么力量，显得比孤身独处时更倔、更别扭。他们靠在帆布床上，整个载兵舱里似乎只有他们那脸儿才透出一点生意。他们身上的军用工装都是旧的，早已褪成了淡绿色，舱壁也锈得发了黄。除了各人面颊上那两小堆肉以外，所余就是暗淡无光、死气沉沉的一片了。侯恩把香烟一扔。

左边是岛子，相距至多不过半英里之遥。这一带的海滩局促得很，椰子树几乎一直长到了海边；椰子树背后榛莽丛杂，毛茸茸一大片尽是草木藤蔓、深林密菁。往里还有一片重重叠叠的冈峦，上有林木覆盖，也看不出那山埂的来龙去脉。有的地方却又露出了光秃秃的山石，依稀如夏日脱毛的野牛，一派残缺、零落之状，难看极了。见到这样的地形，侯恩不由得心头沉重，感到棘手。假如明天上岸的地点也是如此地形的话，要过这一关是够呛的。他突然觉得，谁想出来要搞这样一次侦察，实在有点荒谬。

他回过神来：登陆艇的机器声还在耳边嘎嘎地响个不停。这趟差使，



分明是将军打发他来干的，所以他觉得这个侦察任务大有可疑，将军出这个主意动机何在也大有可疑。把他调离身边，看来似乎不大可能是将军的一时失策，将军肯定知道他正巴不得能调走。

那么，调动他的职务会不会是出于达尔生的决定呢？有没有这种万一的可能呢？侯恩不大相信会有这样的可能。他简直连将军怎样向达尔生授意都可以一下子猜出个八九分。这次派他去侦察，很可能又是将军调他到侦察排的用意的进一步发挥。

不过这样说好像又有点过甚其词。虽说他早就看出将军恨起人来可以毒如蛇蝎，可是为了要报个小小的私仇，就平白浪费一个排的兵力达一周之久，他觉得这样的事将军是做不出来的。将军尽可以采取其他途径，使用更容易的办法；再说，他是军事上的行家，总不至于干这种浪费兵力的蠢事。他思想上一定还以为派兵到后岛侦察是条妙计。侯恩怕就怕将军也许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自己背后还有个动机。

行军三四十英里，越过榛莽未开的丛林和冈峦，穿过高山峻岭中的一个隘口，潜入日军的后方进行侦察，然后再原路折回——看来要完成这样的任务实在有点渺茫；他愈是往细处想，就愈觉得难办。固然他阅历有限，任务实际执行起来或许倒比他估计的容易也未可知，可事情总不免有点儿玄！

他当上排长后的一团兴致，这一下顿时就有点泄气了。不过不管将军派他这个差使原因何在，侯恩还是别的差使都可以不要，而宁要这个差使。他也估计到会遇上烦恼，会遇上危险，估计到幻想终究要破灭，但是至少这工作实在。沉寂了好几个月的内心，重又萌发了一些真诚的希望。要是他能够把这工作对付下来，要是天从人愿，一切如意，他就可以跟士兵搞好关系，就可以把队伍带好。

想到这里他有些吃惊了，自己竟会有这种想法，未免有点过于天真，过于不切实际了吧？头脑冷下来再一想，觉得简直可笑了。带好了队伍……

干吗呢？是为了给自己所鄙夷的社会再多卖点力气？这个社会里各种势力的相互勾结，将军不是都给他亮过底儿了吗？还是因为他觉得这是他的队伍，属他所有呢？有没有这种私有财产观念呢？检查起来，这方面的因素自己确是有一些的。想来做当家的！他暗暗笑了。说实在话，他对将军心目中那个什么都发给你、却又什么都不归你的新型社会<sup>[1]</sup>是并不乐意的。

自己的动机究竟何在，反正日后自会明白。眼前他却从直觉上感到自己还是到侦察排来为好。对侦察排里的多数士兵，他不知不觉地很快就都喜欢上了，而且使他大为惊奇的是，他竟也很希望他们能喜欢他。他甚至还花了不少心思，特意做出些小小的暗示，来表明他是个好心人，平日从一些军官那里、从自己的父亲那里耳濡目染而来的手法，这一下就都用上了。跟美国人打交道，自有一种亲近而不至于有冒昧之嫌的特殊手法可用；可以做到接近而不致引起危险，而且能保持进退自如，决不会弄到无法收拾。运用这种手法，仍可基本上保持原来那种挨骂的身份（指军官在背后挨士兵的骂）。不过他却不愿到此为止，他还想再略进一步。

这样做到底是为了什么呢？是为了要证明将军错了？侯恩琢磨了一会儿，也就不去多想了。得了，他才不想作自我检查呢。先掌握情况，多想没有好处，他来侦察排才这两天，一切都不忙下定论。

看下面载兵舱里，离他最近的雷德和威尔逊靠在相邻的两张帆布床上，在那里说话呢。他心里一动，情不自禁地就下了舱面，来到舱里。

他向威尔逊点了点头，问他说：“肠胃好点了吗？”个把钟头以前威尔逊憋不住，在大伙儿的哄笑声中爬上过小艇的舷墙，朝大海里拉过屎。

威尔逊叹了口气说：“噢，这会儿倒还可以，少尉。我真是求天拜地，但愿到明天这病就好。”

[1] 前文提到卡明斯曾经对侯恩说过一句话：“军队的现在就是世界的将来。”这里所说的“那个什么都发给你、却又什么都不归你的新型社会”即源出于此。

雷德哼了一声：“你这个病！我就不信灌上一加仑‘拔力高’<sup>[1]</sup>还治不了。”

威尔逊摇了摇头，和悦的脸色登时蒙上了一层忧思，还带着点焦虑，一副表情同他可人的相貌实在很不和谐。“但愿那个混账大夫是看错了病，我要能不用动手术就好了。”

“怎么回事？”侯恩问他。

“嘻，我这肚子里毛病大啦，少尉。都化了脓啦，那位大夫说他没有别的法子，只能开刀割掉。”威尔逊说着直摇头。他长叹一声，又接着说：“我真不明白，要说淋病我以前也发过好多次，都很快就好了嘛。”

登陆艇接连穿过好几个大浪，浪船相搏，砰砰啪啪之声不绝。威尔逊突然一阵肚子痛，痛得直咬牙。

雷德点上了一支烟。“哎呀，庸医的话你怎么信得……”他一探身，一口痰吐在舷墙外，眼看船后的浪花飞沫一下子就把痰卷走了。“医生有什么？给你点小药丸，拍拍你的背，总共就是这样两个看家本领。部队里养着的医生更不济，到了他们手上就只剩小药丸一个法宝了。”

侯恩笑了起来，“经验之谈吧，梵尔生？”

雷德却没搭腔，过了会儿威尔逊又叹息一声：“偏偏就会挑上今天派我们出来，要是能换个日子有多好呢。有事要我们干，我没有意见，派我出来执行任务，这也没啥可说的，可我的病发得这样厉害，也实在太不巧了。”

“不怕，会好起来的。”侯恩不很在意地说。

“但愿如此啊，少尉。”威尔逊点点头说，“我向来不是个吊儿郎当的人，这弟兄们谁都可以证明，我情愿干活，决不肯稀里糊涂地混日子，不过近来病闹得一凶，我觉得自己好像不大顶用了，往常干得了的事现在似乎都干不了了。”说着还伸出一个粗长的指头冲侯恩一晃，侯恩见他手腕上有金

[1] 即复方樟脑酊，内含阿片（吗啡），治非细菌性腹泻用。

棕色的汗毛，在阳光下亮晶晶的。“上个星期我实在撑不住了，可能是松了点劲儿，可克洛夫特就死盯着我不放。在一个排里同事都两年了，还疑心你存心在他手下偷懒，可不是活活气死人吗？”

雷德鼻子里哼了一声，“你别着急，威尔逊，我去叫开船的那位工兵大爷把船开稳点儿。”今天这艘登陆艇的驾驶员是从工兵连调来的。“我让他一定安安稳稳送你上岸。”雷德的口气在讥讽里带着一丝厌恶。

侯恩发觉，他下舱跟他们聊了好一阵，这个梵尔生却始终没有跟他直接说过一句话。可威尔逊又为什么要跟他说这些呢？是拿这个来打掩护？侯恩觉得未必。威尔逊说话的时候口气总有点恍惚，像在自辩自解似的。威尔逊心目中并没有他，梵尔生看来还恨他。

算了，管他呢，他也并非非要跟他们接近不可。他伸了伸懒腰，轻轻打了个呵欠，说：“大家要沉住气。”

“是，少尉。”威尔逊小声应道。

雷德却没有搭腔。他依然是一脸气鼓鼓窝着火的神气，两道冷冷的目光盯着侯恩，看他回上舱面，又去站在驾驶舱里。

克洛夫特的短刀已经磨好了，趁侯恩还在跟威尔逊说话，他就慢慢往船头挤去，去躲在前跳板的后边。史坦利看到机会来了，也去挨在他的身边。在这儿谈谈还是不错的，因为地下虽然潮湿，幸得船头微微翘起，打进船里来的水花都流向船尾，前边是积不起水的。

史坦利说个不停：“真是，硬是把个军官安在咱们头上，也太不像话了。咱们这个排，谁带起来也比不上你，他们也早该委你当个官儿啦，你看如今这不成天下奇谈了吗？”

克洛夫特耸耸肩膀。侯恩调来排里，对他是个打击，打击之重，连他自己都不好意思承认了。他带领侦察排都这么多时了，现在突然说排里还有他的上级，他思想上实在有点扭不过来。今天侯恩都到了排里了，克洛

夫特还是几次差点儿就要发号施令，亏得马上想起自己已经不是带队的了，这才没有贸然出口。

侯恩是他的死对头。克洛夫特虽然心里并没有起过这样的想法，可是从他的一举一动却分明可以看出他这种态度。他不假思索地认为侯恩调来是侯恩的过错，因而也就自然而然地对侯恩恨入骨髓。可是问题的复杂还不止于此。他又不能承认自己怀有敌意，因为多少年来军令早已成了他的命根子。对命令心怀不满，对命令拒不执行，在克洛夫特看来都是大逆不道的。再说，他就是有意见也没法可想。“没法可想就干脆别想。”是他仅有的几条处世原则之一。

他当下并没有接史坦利的话茬，不过心里还是乐滋滋的。

“我对人的性格还是有点研究的，”史坦利说，“我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敢说，这一趟侦察任务按说还是你来指挥的好，这个硬派给我们的什么少尉，他哪儿行呢？”

克洛夫特啐了一口。心想：史坦利真是个精灵鬼。当然他这都是存心拍马，不过一个人假如其他还可以，就只这么一点小毛病，那也不能说他坏。当时克洛夫特就应了一句：“嗯，难说。”

“就拿这一趟侦察任务来说吧，可不简单哪。不是个有些招数的老手，挑不起这带队的担子。”

“你觉得这趟任务怎么样？”克洛夫特轻轻地问。一阵浪花朝他们身上打来，他急忙把头一低。

史坦利估计自己只要表示愿意去干，并不埋怨，就能招克洛夫特的喜欢。不过他又知道回话必须非常谨慎。要是表现得太积极了，克洛夫特会不相信他，因为队伍里别的弟兄没有一个起劲的。史坦利抹了抹小胡子——他的小胡子还是稀稀拉拉的，尽管经常修呀理的，还是不太整齐。“这叫我怎么说呢，反正任务总得有人去完成吧？让咱们去干也好嘛。跟你说实在的，山姆，”他壮起了胆子说，“这话从我嘴里说出来也许会让你笑话，不过我

觉得咱们给派上了也没有什么可懊恼的。闲荡久了也挺腻味的，是想弄点正经事儿干干了。”

克洛夫特摸摸下巴，“你是这样想的，嗯？”

“这话呢，我也不是碰上谁都愿意说的，不过我心里确实是这样想的。”

“唔，唔。”史坦利这是不无故意地摸着了克洛夫特的一个痒处。一个月来上面尽派他们筑路搬运，放几次警戒哨也都是区区小差，克洛夫特心里只盼着大干，早已把眼睛都盼红了。他觉得只要是大的行动，什么样的行动他都愿意去干。而现在派上的这个任务……想象起来要比他原先盼望的还伟大。他不露声色，其实内心急不可耐，只恨不能快些熬过这船上的几个钟头。他一下午都在心里反复琢磨后岛的地形，考虑上岸以后有哪几条路线可走。后岛荒僻，只有一张航测地图，不过他已经在心里都记熟了。

可是一想起队伍不再由他来带了，行动也不是由他来指挥了，他又觉得像是挨了一闷棍。

“对，是应该这样，”克洛夫特又接着说，“说真格的，卡明斯将军到底高明，想出了这条妙计。”

史坦利点点头，“大家伙儿总是嘀嘀咕咕，说自己要是当这司令的话就可以干得如何如何高明，他们哪里知道这当司令的难处哟。”

“我看就是这话。”克洛夫特转过脸去看了看别处，突然用胳膊肘捅了一下史坦利，“看哪！”他是在瞧威尔逊跟侯恩说话，瞧得心里有点儿妒忌。

史坦利不知不觉也学着克洛夫特的用语了。“你看，威尔逊老兄会不会在灌他迷汤？”

克洛夫特轻轻一声冷笑：“嘿，谁知道，他最近懒得很。”

“不知是不是真的有病？”史坦利是怀疑的口气。

克洛夫特摇了摇头。“这大个子你一分一毫推他不动，也一分一毫信他不得。”

“平时我冷眼注意他，我也有这样的感觉。”史坦利心情愉快。布朗老

是说谁也别想跟克洛夫特合得来，看来他是不懂这个诀窍。克洛夫特人还是不错的，只是跟他接近方法一定要对头。能够跟自己的上级士官交上知心朋友，可好着咧。

不过史坦利跟克洛夫特说话的时候内心始终十分紧张。他刚来侦察排的那阵子，跟布朗说起话来也是这样的心情，但是现在这种紧张的心情却换了对象。史坦利对克洛夫特说的话没有一句不是有其用意的，可又句句都是自然而然顺口而出。他从来没有转过念头，说是对克洛夫特随声附和是上策。倒是话儿出口的时候他相信自己说的都很在理。史坦利的脑子转得比舌头更灵、更快，所以他有时候话一出口，自己听了也差点儿一愕。“嗯，威尔逊这人是有点儿怪。”他临了还咕哝了一句。

“唔，唔。”

可是史坦利忽然觉得心头一沉。他现在再跟克洛夫特好上，恐怕已经为时太晚了。排长都派下来了，跟克洛夫特好还有什么用？他之所以看着侯恩觉得可恨，原因之一就是 he 本来希望上头会提拔克洛夫特当少尉排长，这样自己也许就有机会可以补上他的空缺。他不信马丁内兹和布朗有谁当得了排里的当家上士。不过他这个当上士的想头其实也是朦朦胧胧的，因为他的胃口还大着哩。史坦利心目中并没有一个专一的目标；他的愿望总是模模糊糊的。

克洛夫特和史坦利俩说着说着，双方感到有点同病相怜，彼此觉得距离接近了。克洛夫特对他还有了些好感，心想：史坦利这小子倒还不坏。

登陆艇接连受到几个浪头的冲击，脚下的甲板一阵抖动。太阳已快沉到水平线下，当空浓云密布。天有一点点冷了，他俩就凑近点儿，点支烟抽抽。

加拉赫也挤到船头上来了。他悄悄地站在他们旁边，那瘦了不少的筋筋节节的身子在微微哆嗦。他们一起听着船底海水的搏击。加拉赫嘀咕了一声：“刚才还觉得挺热的，一下子就冷了。”

史坦利对他笑笑。加拉赫死了妻子以后，史坦利觉得对他必须注意些态度，这可是件麻烦事儿。论他的本心，他对加拉赫是只有瞧不起的份儿，只觉得这人讨厌，看见了就感到浑身的不自在。不过他还是招呼着说：“觉得怎么样，伙计？”

“没什么。”其实加拉赫心中是闷闷不乐。这阴暗的天色使他心情凄楚：马莉一死，他对气候的变化就特别敏感，他现在往往会突然心头一沉，无端一阵轻微的伤感，眼泪就忍不住要夺眶而出。他已经不觉得内心还有什么意愿，奇怪的是他也已经不觉得有什么辛酸；从外表上看他火性还是不减，有时还会发作，把人骂个狗血喷头，不过雷德、威尔逊，还有另外两个弟兄，却早已看出了他的变化。他紧接着又是轻轻的一声：“没什么，我很好。”史坦利的慰问叫他有气，他看得出那是虚情假意。加拉赫的眼睛现在亮得多了。

他自己也莫名其妙：挤到他们身边来干什么呢？想要回到自己的床位上去，却又觉得还是这里暖和。船头颠啊晃的，脚下起伏动荡，他的牢骚又上来了。“挤得像他妈的沙丁鱼似的，要在船里待多久啊？”他愤愤地骂道。

克洛夫特和史坦利停了一会儿以后，又谈起这趟侦察任务来了，加拉赫听得反感，冲口说道：“这一趟去会撞上点啥鬼名堂你们就知道啦？咱们能保住吃饭的家伙回来，这鬼运气就算满不错了。”话一出口马上又后悔了，而且还有些害怕，心想：这骂人的脾气我一定得改一改。加拉赫收到妻子的最后一封信已经有一个多星期了，这一个多星期来他一直想要痛改前非。他相信骂人是罪过的，他怕再有报应临头。

一听克洛夫特他们谈起任务，他本来就吓坏了，骂了两句粗话，心里又添上了后悔。加拉赫恍惚又看见了自己打死在战场上，他顿时感到背上火辣辣的一阵灼热，针刺般的生疼。眼前还出现了给克洛夫特一枪打死的那个日本兵，依稀还躺在那青青的小山沟里。

史坦利没理他。“假如山口过不去，依你看那就怎么办好呢？”史坦利



觉得这一切他心里都应该有个底，说不定这侦察排到头来还得由他来指挥呢。此去什么样的不测都保不定会发生。不过他巧妙地绕过了这个问题，只是抽象地假定遇上了不测，至于会死了谁，那就尽力回避，不去想了。

“我倒有句话想教教你。”克洛夫特说。这话从他嘴里吐出来觉得好陌生，开导人的事他可是从来不干的。“在部队里，一个办法行不通，千万千万换一个办法干。”

“那你的意思是说，要翻过大山咯？”

“我不是带队官。少尉才是带队官。”

史坦利做了个鬼脸：“嗨！”跟克洛夫特在一起他就觉得自己还嫩得很，不过他也并不想掩饰这种感觉。不知道什么道理，他总觉得只要自己能够别太自命不凡，克洛夫特对他还会更喜欢些。

“不过假如这队伍由我来带的话，我就会这么办。”克洛夫特又接着补上了一句。

他们的话加拉赫听得并不真切，他根本没有仔细在听。他们谈起这趟任务，叫他听着觉得很不受用。他向来迷信，头脑里忌讳很多，认为谈论打仗有招来不幸的危险。他心中依然闷闷不乐，感到这一去前途黯淡，等待着他们的外是奔波劳累、艰危磨难。他内心像一锅沸水，愈想愈觉得自己可怜，眼角都有些湿润了。为了把眼泪忍住，他故意气呼呼地对史坦利说：“你以为这趟去你就可以看好看的啦？你脑袋瓜儿不搬家，就算是上上大吉了。”粗话差点儿又要骂出来了，他赶紧住嘴。

这一回可不能再只当没听见了。史坦利骤然想起米尼塔就是横祸飞来，莫名其妙受的伤，自己当时感触万千，如今一想起来又乱了心曲。信心顿时就打了折扣。“你的话也太多了。”他对加拉赫说。

“话多你又拿我怎么样？”

史坦利脚都已经跨了出去，可又猛地收住了。论个儿加拉赫比他小多了，跟这么个人打架赢了也不算什么光彩。再说，在史坦利心目中看来，